

八十年舊友重逢

游國慶

說大英博物館百品特展裡的邢侯簋

一件鑄有六十九字銘文的西周早期銅簋，在十九世紀經盜掘出土，輾轉被英籍希臘裔收藏家購得，隨即飄洋域外。一九三五年「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時，〈邢侯簋〉與前往布展的莊嚴先生打了照面，莊嚴為這精美銅簋的銘文搨下細緻墨拓，帶回中國。時光荏苒，忽忽八十年，〈邢侯簋〉隨本次「大英展」，翩然回到國人眼前，而前一檔「雙溪雅集展」時，莊嚴的許多書跡即在此展陳，其精神氣象也恍若猶在此間。在展櫃前細諦〈邢侯簋〉，那年輕的莊老夫子，探頭簋內、手持拓包、輕搨銘文的景致，便不自主地飄來眼簾。「八十年流金歲月、一萬里間關歸來」，這器物的遇合與人世滄桑，令人有股莫名的感動……



緣起 「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末，英籍猶太裔中國陶瓷收藏家大衛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 1892-1964）英籍希臘裔收藏家尤莫伐波拉

斯（George Arisides Eumorfopoulos, 1863-1939，舊譯簡稱「猷氏」）等人發起，提議在倫敦舉辦一個全面性的中國藝術展覽會，名曰「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以下簡稱「倫敦藝術展會」）。經與我中華民國政府正式

協商後，行政院決定參加該盛會，並成立「中國組織委員會」規劃。官方期盼透過該展覽會，除了向世人展現華夏文明的泱泱大國氣度，也期望藉此展覽喚起世人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並譴責日本軍閥對中國的侵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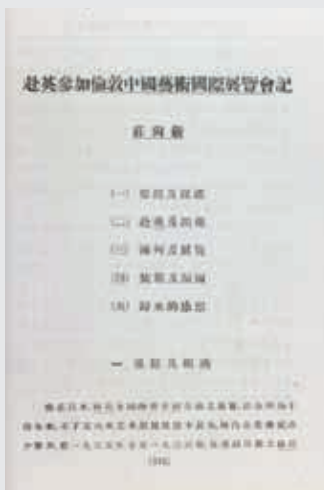
1934年12月19日，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王世杰就行政院關於組織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及選送展品等事宜致故宮博物院函。



1935年，倫敦藝展會文物抵達英國皇家藝術學院開箱情形。左起：科長兼秘書莊嚴、特派員鄭天錫、大維德爵士、參事陳維誠、英海關官員、王景春博士、傅振倫。儀式由莊嚴主持。



1935年，倫敦藝展會銅器陳列情形



莊嚴《赴英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記》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1936

「故宮文物南遷史料展」資料照片 展覽地點：北京故宮博物院神武門展廳，展覽時間：2010年9月27日至2010年12月25日 引自網路

於是國內開始徵調文物：精選自北平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河南博物院、安徽省立圖書館等機構。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在《存滬清冊》上的文物中挑選精品，共計中國參展文物七五三件，分成青銅、陶瓷、書畫、其他四大類。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倫敦藝術展」在「皇家藝術研究院」（Royal Academy of Arts，簡稱RA）舉行，展期訂自十一月二十八日至翌年三月七日。全部參展文物來自全世界一一七個國家和地區、二四〇個出借單位，包括各級博物館、學者、收藏家與古董商的公私收藏，參展文物共三〇八〇件，都是中國的文物精華，分別陳列於「皇家藝術研究院」的十六個展廳，觀眾踴躍，在歐美形成持久的中國藝術熱潮。

衆所周知的，在此期間，中國因日本軍閥的侵略，情勢十分緊急，約略言之：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五日華北情勢告急，北平宣布戒嚴，故宮文物裝箱連夜運上火車，首批文物運抵上海，至五月十五日止，共有五

批文物抵滬，分別來自故宮博物院一三四九一箱、古物陳列所五四一五箱、頤和園六四〇箱和國子監一一箱，合計一九五五七箱。

同年四月，成立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由傅斯年擔任籌備主任，李濟爲人文館主任。隔年七月李濟接替籌備處主任。十月五日，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將古物陳列所文物劃入國立中央博物院人文館。民國二十三年，公布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隸屬國民政府行政院；蔡元培任理事長，馬衡實際授任院長。隔年，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初，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主體建築動工興建。

就在這兵荒馬亂的年代，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著手籌畫著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參展事宜，而就在這年年底，〈邢侯簋〉與莊嚴先生相遇了！

〈邢侯簋〉的展出

民國二十四年冬天，在英國倫敦皇家藝術研究院的布展期間，莊嚴先生（二八九九～一九八〇，字尙嚴，時爲科

長）與傅振倫先生（一九〇六～一九九九，時任幹事），同時注意到一件銅簋，紋飾精美，又鑄有長篇銘文，莊先生當即要求爲這件青銅器做銘文墨拓，這件珍品，根據傅先生的追記：展品編號二三〇，題名「西周邢侯銅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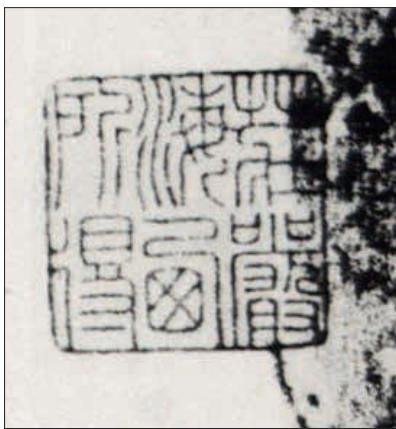
器有四耳，器身紋飾有象鼻螭身及夔龍，高一九公分，銘文六八字，傳爲河北中丘出土（即今河北省邢臺市內丘縣），係英國籍希臘人中國古物大收藏家尤莫伐波拉斯氏蒐購於洛陽，帶至倫敦而捐獻予國家者，故存貯於大英博物館。（註一）

經詢於莊先生哲嗣莊靈先生，知莊嚴先生所作銘文拓片並未隨其遷臺，似已杳不可見。故複查於諸家拓本，驚見《殷周金文集成》（編號八一四二四一）中所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舊藏「熒作周公簋」（〈邢侯簋〉別稱）銘拓的左下方，有一「莊嚴海西所得」朱文印記，顯然即莊嚴先生在英倫拓得的標準註腳，應是當時返國後輾轉捐至社科院考古所者，十分難得。

「西周邢侯銅簋」隨本次「另



《殷周金文集成》（編號8-4241）中所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舊藏「熒作周公簋」（〈邢侯簋〉別稱）銘拓（拓紙全高14.5、寬11公分）



「熒作周公簋」（〈邢侯簋〉別稱）銘拓左下方「莊嚴海西所得」朱文印記（印面高1.6、寬1.5公分）

著莊嚴先生的書跡、尺牘呢！當我站在這銅簋前，便彷彿見到莊先生也會這八十年前的老友，舊雨重逢，感慨之深自不在話下了。

「另眼看世界——大英博物館百品特展」，展場的銅器品名標示：

018 中國周代禮器 西元前一〇五〇至七七一 中國 青銅

Chinese Zhou ritual vessel 1050-771

BC China Bronze 1936,1118.2

此件製作精美的周代青銅器稱爲「簋」，乃宴飲儀式用器皿。器內銘文記載了周邢侯獲賜三族僕役，獻簋於周公之事。

銘文記載了周邢侯獲賜三族僕役，獻簋於周公之事。約西元前一〇五〇年，周人以「天命所歸」，自商代取得政權。古代中國統治者以「天命」爲原則，維持其法統權威；統治者如若無能，將即失去天恩。

配合展覽所刊之《另眼看世界——大英博物館百品特展圖錄》（頁七〇—七二）中則記曰：

18 中國周代禮器 西元前一〇五〇至七七一 中國 青銅

Chinese Zhou ritual vessel 1050-771

BC China Bronze

19cm (Height) · 40cm (Width) ·

40cm (Depth) 1936,1118.2

中國人爲祖先準備祭祀飲食，祈求庇佑的古老傳統可追溯至商代（約西元前一五〇〇至一〇五〇年）。此件周代（約西元前一〇五〇至七七一）青銅器稱爲「簋」，應係用於盛裝祭祀食物，並作爲持有者過世後的陪葬品。器內銘文記載了周邢侯獲賜三族僕役，獻簋於周公之事。

周人自西北進入中原，軍力雖不及商朝，惟「天命所歸」，約於西元前一〇五〇年成功取得政權。古代中國統治者以「天命」爲原則，維持其法統權威；統治者如若無能，將即失去天恩。

所示說明有幾個問題：

一、時代斷定疏略而有瑕疵：茲按「夏商周斷代工程」訂年，「周代」分爲西周（約前一〇四六至七七一）與東周（前七七〇至二二二年）兩階段，依其標示「約西元前一〇五〇至七七一」年，則只指

邢侯簋的賞析與銘文解說

品名：

邢侯簋（又名井侯簋、榮簋、周公簋、榮作周公簋）

時代：西周早期（約西元前一〇四六至前九七七年）。郭沫若、陳夢家斷為康王時器，李學勤、唐雲明將其籠統地斷為「成、康時器」。彭裕商

其生前是不會設定它們必然要作為陪葬品的，這功用的描述易生誤解（也可能繼續放置宗廟中，否則就沒有考古所出的所謂家族「窖藏銅器」了）。
三、缺銘文完整釋文及語譯：展場中觀眾於展櫃前企足、翹首、俯視，得隱約見其腹內銘文，說明版上也有銘文的縮小彩色照片，卻不見有詳細釋文隸定來加以詮解說明，對這屬於古老中國的漢字重要資料，毋寧是有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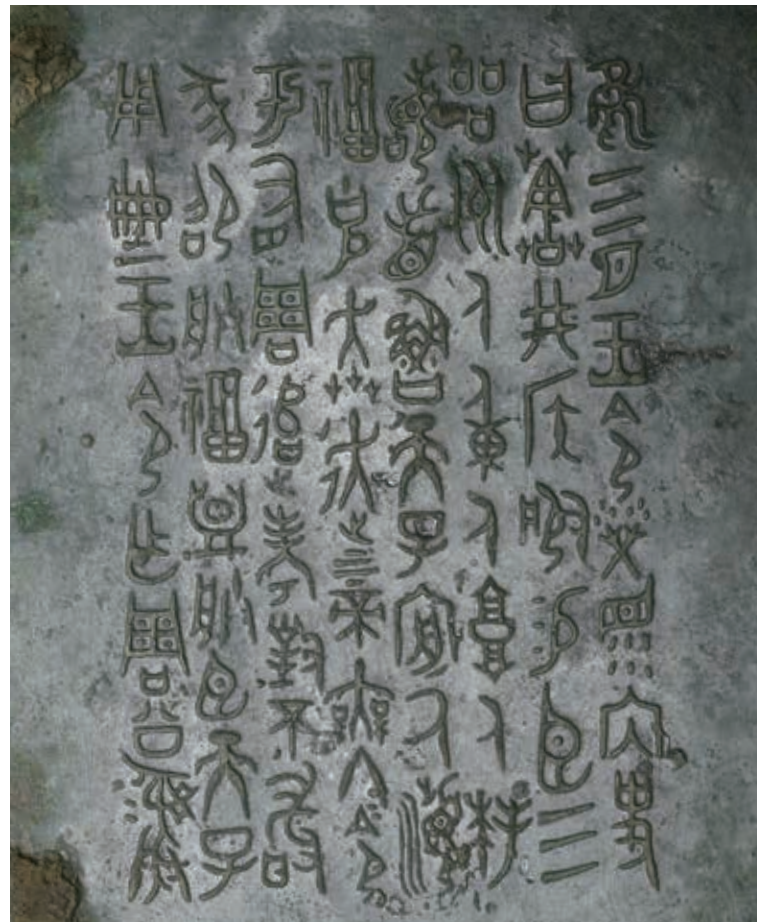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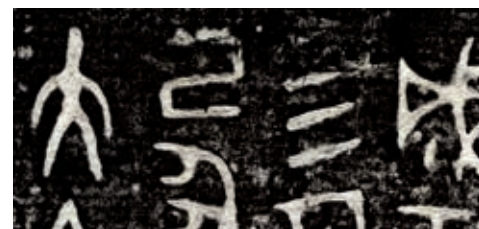
由於熱愛銅器、銘文與漢字的志工們屢屢詢問於我，無由推託，遂搜尋圖文，綜合諸家解說並綴緝成本文，期望能有以答客問。



西周早期 邢侯簋 大英博物館藏 引自《另眼看世界——大英博物館百品特展圖錄》頁71，編號18。



作冊大方鼎 銘文及其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西周早期 邢侯簋 銘文 大英博物館藏 引自《另眼看世界——大英博物館百品特展圖錄》頁70，編號18。
簋內銘文說明此器獻予周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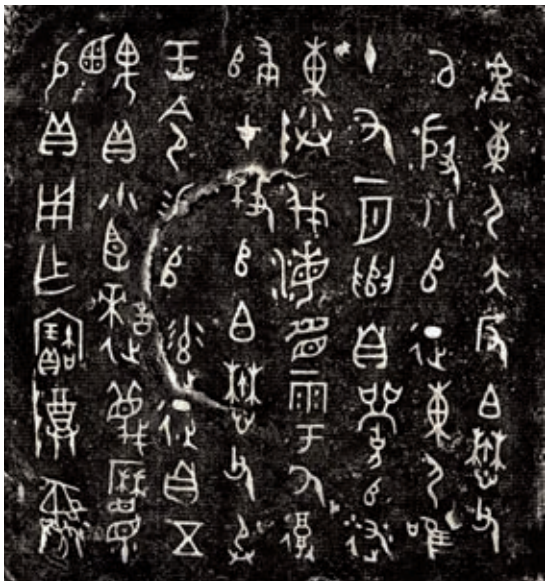
西周時代，卻又稱之為「周代」，顯有未當。而此器經學者研究，雖然斷代歸屬於西周早期的「成王」、「康王」或「昭王」尚未有定論，但皆訂為「西周早期」，則絕無異議，本展說明斷代太略。（註二）

權：其言此簋是「作為持有者過世後的陪葬品」，顯然言之過「早」，因銅器鑄成主要是奉祀宗廟，銘末已稱「作周公彝」，當然是用來奉祭周公，至於器主人邢侯是否過世後一定用來陪葬，倒也未必，一如古人生前喜愛之物與人，死後或有陪葬，但

藝展會」（展期一九三五年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三月），展畢售與大英博物館。故此圖錄所收之本簋說明，附見有「1936.11182」編號，可知是一九三六年入藏該館的登錄號。亦即〈邢侯簋〉乃大英博物館於一九三六年購自英籍希臘裔的收藏家「尤莫伐波拉斯」氏，非前舉傳文所說的「贈與」。（參大英博物館官網）

著錄：
此器器影與銘文最早著錄于《猷氏集古錄》，原名為Yets, W. Perceval. 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 Corean bronzes, sculpture, jades, jewellery and miscellaneous objects. London: E. Benn Ltd., 1929. NAL pressmark: 56.C.7-9, 〈邢侯簋〉載《猷氏集古錄》第一集（有器影圖象及銘文摹本），厥後迭經著錄。（註四）

尺度重量：
《另眼看世界——大英博物館百品特展圖錄》稱「器高一九公分，橫寬四〇公分，縱深四〇公分」（諸書著錄通高一八·五公分，前舉傳文量為一九



小臣速簋 銘文及其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公分）。

形制紋飾：
束頸侈口，腹較淺而下部向外傾垂，圈足下有寬邊，四個獸首半環形耳（把手），有鉤狀垂珥。腹飾象鼻獸面紋，分別以對應的兩耳為中心，兩象首相對（象尾相對於另兩耳）。圈足飾顧首夔龍紋。器底鑄銘八行。

銘文字數：
器內底鑄銘文八行六十九字（其中合文一「上下帝」；重文一「冬二」），諸家皆計為六八字，誤也，皆因漏讀了第四行的「冬」下重文符，唯最早著錄的《猷氏集古錄》頁二七也標為「69 characters」（六十九字），但細察其釋文則知是誤讀了末行「典」字為「冊上」二字，「冬」下重文仍未留意，辨正詳後。

銘文分四小段：第一段敘述周王的冊命：佳（唯）三月，王令榮（榮）眾（暨）內史曰：「害（割）井（邢）侯服，易（錫）臣三品：州人、重人、墉（鄘）人」。第二段記邢侯回拜感謝天子之命：拜稽首，魯天子受卑（厥）瀕（頻）福。第三

以為「本器所飾象紋是一種流行於昭、穆時期的紋飾，…年代應在昭王時」。從銘文中有極刻意的裝飾筆致（如「天」字作），與確定為昭王時期的故宮藏銅器〈小臣速簋〉、〈作冊大方鼎〉、〈矢令方尊〉、〈史獸鼎〉；法國吉美博物館藏的〈作冊令簋〉；日本白鶴美術館藏的〈土上卣〉（臣辰乍父癸卣）等銘文字形與書風相近，是西周早期偏晚的復古之作，應訂在昭王（約前九九五～九七七）。（註三）

出土與收藏：

傳為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出土於河北中邱（容庚提出：邢侯簋「一九二一年出土於洛陽」，見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一九四一年版上冊第二八二頁）。在中國最早為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一九三〇年刊）著錄了銘文摹本，稱「此器近年出土，有四耳，大於常器，今隨市舶入歐洲」，實則一九二九年以前已為英國籍希臘人尤莫伐波拉斯購於洛陽並帶至倫敦，收錄於《猷氏集古錄》第一集（一九二九）。後即攜以參加「倫敦

段是邢侯的自誓自儆之辭：「克奔徒（走）上下帝無冬（終），終令（命）于有周，追考（孝）對，不敢墜（惰）」。第四段總結作器之由：「邵（昭）朕福盟，朕臣天子，用冊（典）王令（命），乍（作）周公彝」。（註五）

銘文注釋：

01 𠄎佳（唯）三三月：佳，象鳥側視形，讀為唯，發語詞。三字作三橫為記號指事字。月字象月闕之形。三月，指周王某年三月。

02 王王A令A焚（榮）眾（暨）內史曰：王字象斧鉞形，為王者所持，故借作君王字。依上文斷代分析，銘文此「王」當指周昭王。令，字象一人跪坐、一口在上向下發令，令即命令，後加口分化出名詞的命字。焚（榮），字象交置的火炬發亮之形，金文假借讀為「榮」（榮，从木榮省聲），榮伯，為成王時王室大臣。本銘「王令焚（榮）眾（暨）內史」，內史隸屬於作冊，則「榮」當即昭王時任作冊尹、又

03

賡封爵位之原「榮伯」子孫。眾（暨），象睜目注視以及於物形，引申為一切「及」義，典籍多作「暨」。內史，掌策命及讀諸侯之書奏。曰，从口加點，以示出言，說也。

害（割）共井（邢）侯

服：字从𠂔害聲，本義當是草名，即蘇芥、野蘇。聲假為句，通丐，予也、求也。一說讀為割，分也。井侯，典籍作邢侯，《說文》：「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懷」是河南省古之懷慶府，今之沁陽市。《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本銘末稱「作周公彝」，確證邢侯為周公後嗣，西周初期，邢國受封於今河南省溫縣東，後遷於河北省邢臺。服，事也，指命服職位及侯服屬地。右旁，治也，从又（手）在人背頸，似有所捶按服事之形，為「服」的本字（一說以手壓制人使屈服）。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釋服》：「外服內服，即外職

04

易（錫）臣三品。內職，猶後世言外官京官也。「割邢侯服」即授予邢侯職官與屬地。

易（錫）臣三品

品：易，典籍多作錫，即賞賜之賜。《德鼎》銘文作「𠂔」，本象一種帶流酒器，有酒盈滿溢出，當為「溢」的本字：又或取意於論功受贈典禮時的注酒賞賜，故成為「賞賜」的專字，後因借作「容易」字，遂加「貝」還其本義，於是原本的「賜酒」變成「賜錢貝」了。典籍中又或假借金屬名「錫」為之，仍讀為賞賜之「賜」字。本銘之「𠂔」形為𠂔字右上部分的截除性簡化。臣，《說文》：「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豎目之象，於貓狗常見，當其遇強者，即伏地偏頭、豎目仰視來表示臣服，遂通作人臣服、屈服之意。後引申為人的身分，本銘指男性奴隸。三，象三橫畫形。品：品字象諸多器口向上之形，以示諸多器類，引申為一切類別。言賞賜給邢侯男性奴隸臣三類。三品指下文之州人、

語譯

在周王某年的三月，周王命「榮公」與「內史」說：「賜分予邢侯職事命服與封地，並賞給男性奴隸臣三類：一是州地人、二是重地人、三是鄘城人」，邢侯於是拜下叩首受命，為了感念周王天子嘉美的授予許多福祐，矢志要勤勉奔走從事、對上帝與諸神祖先虔心奉祀，期望在周朝的供職任命永無止境，以追行孝道，稱揚祖先之德，不敢有絲毫懈怠墮落之心；以彰顯對祖靈的虔誠祭祀，並祈福祐降臨；永遠為天子底下的忠心臣子；鑄作此器，獻奉為宗廟常器，以銘記周王的賞賜冊命，以告祭於先父周公，永誌不忘。

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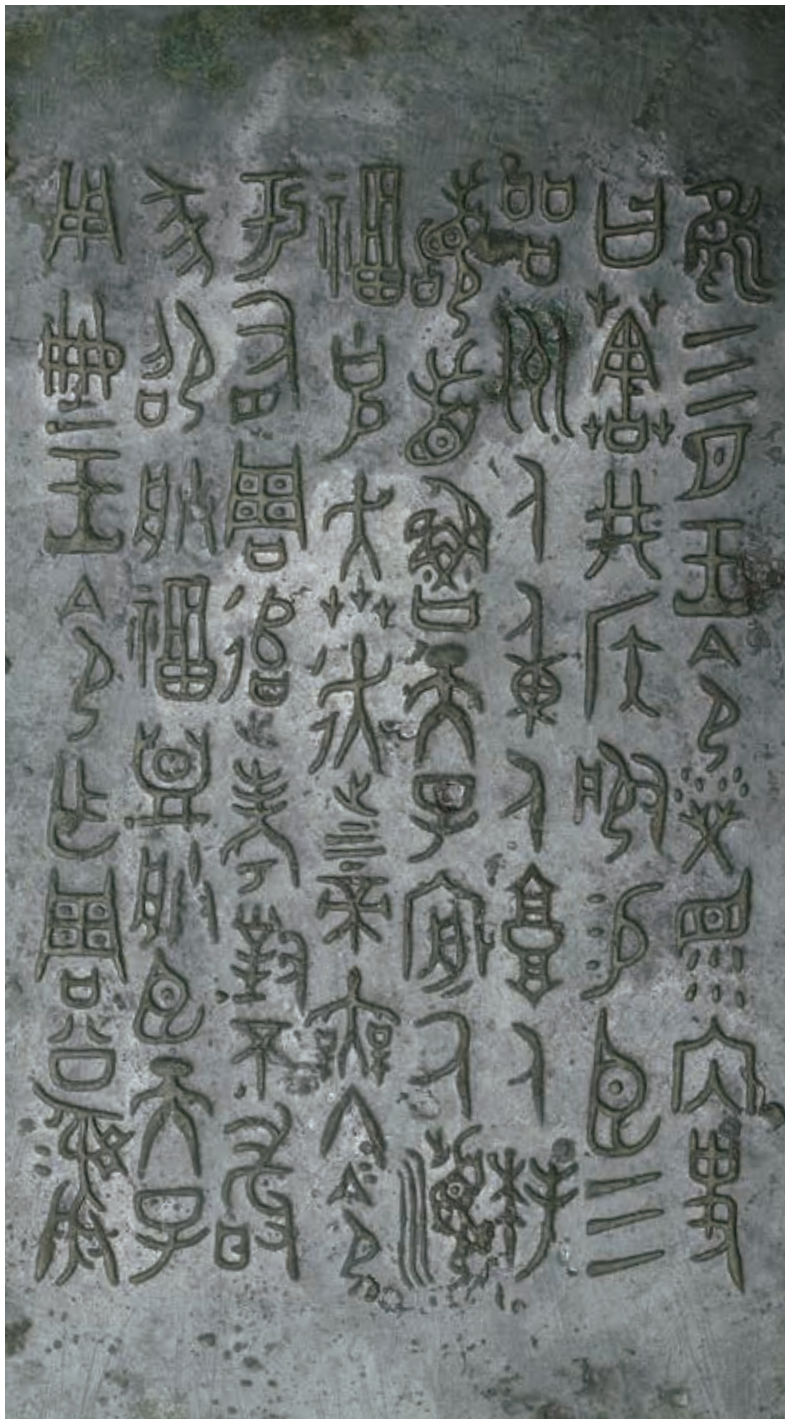
州人、墉（鄘）人三類奴隸。

州人、墉（鄘）人

象水流中有沙州形。人字象人側立形。州人，州氏：「金文常見某人即某氏」。《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州』縣」，在今河南沁陽縣東南。重人，重字本象人背負重物狀（東即囊囊形），後「人」「東」併形連筆，字下再加一橫示地，或加點、橫成「土」，遂為小篆形。《水經·清水注》有「重門城」，在今河南輝縣一帶，疑本「重」地。墉（鄘）人，墉，城垣也，从土庸聲。章，古文墉。章即墉。鄭玄《詩譜》：「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在今河南新鄉西南。此言賜予州地人、重地人、鄘城人，三地均在渭水沿岸，原當是商遺民封地，轉封給邢侯。

06

拜稽首。拜，首至地，即跪下後雙手合抱在胸前，頭低到手上。稽首，下首也，雙手合抱按地，頭伏叩在手前並停頓，為最敬



09

文又加「彳」（象十字路口「行」的一半），以示在路上快跑，古語「走」是快走義，今閩語猶存此用法。上下帝，合文（在一個方塊字空間內，合併二字以上稱「合文」），上帝指天帝；下帝指祖父以上之先祖，一說指上帝以外的衆神。無字本象人正面雙臂廣袖有花紋或彩帶，翩翩起舞之形。爲舞的本字，借作有無的無。冬字象冬天樹枝末梢結冰之形，是一年的終了，故有終結義，後專指季節冬天，遂另借从糸的終。言邢侯自誓要勤勉奔走從事、對上帝與諸神祖先虔心奉祀，絕不終止。

有𠂔周：冬（終）字右下有重文符二，前人皆忽略未見此符，故少讀一字，計爲六八字，今正之，則全文共六九字。令字象一人跪坐、一口在上向下發令，令即命令，後加口分化出名詞的命字。終命即永命，永遠保有天命與天子的賜命。𠂔于，本象製陶時的畫圓工具，（側視）以左旁「于」下方爲軸

10

心，上二橫在軟陶上可畫出等距線（即右旁屈畫），故从于之迂，有迂回、迂遠義。借作連詞於也。有，象手持肉狀，富有也，引申作「不無也」（《玉篇》）。《繫辭》：「富有之謂大業」。周，本象田中耕種周密之形，後加口，以周族祖先后稷善耕作，故借作族名，又爲國名、朝代名。有周即周朝，有，語助詞無義。言邢侯期望在周朝的供職任命永無止境。

追𠂔考（孝）對，不𠂔墜（惰）：追字本指軍事的追逐，右上之「垚」爲軍營形，从辵（彳+止）表追蹤行動，擴指一切追行，本銘增飾無義符「口」，下方之「止」於墨拓不清，彩銘照片則清晰可識，推想是因用泥條在內範上塑銘，由於黏著未牢，在澆注銅液時脫落大半，故目視猶存痕跡，墨拓則因字口凹槽甚淺而不清，這可以作爲「泥條製銘法」的範例。考字从老拄杖，即有老義，本銘依文例當作「追孝」，典籍與金文習見，鑄銘時筆

11

誤。對，報答、稱頌，即「對揚」的省文，典籍與金文也習見。追考（孝）對，追行孝道以稱揚祖先之德。不字象花托形，借作否定詞。敢字象兩獸爪爭物，欲有所噉之形，是噉的本字，借作勇敢字。墜（惰），象豕身有箭矢穿入之形，與「𠂔」的構形相似，或以爲「豕中矢則倒地高墜之意即由此而得」，小篆豕上體之八係由𠂔上之八分離而生的訛變，隊即墜之初文」（陳初生說），或以爲從古書辭例與文法看，此字當讀爲「墮」或「惰」，言不敢怠惰、輕忽職守也（陳劍說）。邢侯自言欲以追行孝道，稱揚祖先之德，不敢有絲毫懈怠墮落之心。

卩从召聲，讀爲昭，光耀、發揚。朕，从舟，右旁人象以木條補舟縫之形，故古義「朕，兆也」，假借指第一人稱我，古者貴賤皆自稱朕。福，祐也。𠂔盟，从皿从冏，冏即𠂔（明字異構）之省，殺牲敵血，明告其事於鬼神以作誓。

08

下帝無𠂔冬（終）：克，本象衛士屈身戴頭盔形，頭盔能抗刀槍，引申一切「能」義。奔，上象人快跑時擺臂形，下从三「止」（即腳趾，銘文訛作屮），以表快奔輪足飛動。徒（走）下从止，銘

07

魯𠂔天子𠂔受𠂔𠂔命。𠂔（厥）𠂔（頻）𠂔福：魯，

			
五行冬（終）字右下 有重文符（彩照）	五行冬（終）字右下 有重文符（墨拓）	第六行追字下方「止」 旁清楚（彩照）	第六行追字下方「止」 旁漫漶不清（墨拓）

昭朕福盟，指彰顯對祖靈的虔誠祭祀，以祈福祐降臨。言欲以彰顯對祖靈的虔誠祭祀，並祈福祐降臨。

12 朕𠂔臣𠂔天子𠂔子：朕，我。臣天子，言欲永遠為天子底下的忠心臣子。

13 用𠂔典𠂔王𠂔令𠂔（命）：用字象編木為桶以用來盛水形，後分化出「甬」「桶」字，「用」則專主一切用義。典字从冊，冊象竹簡編聯以成冊形，加雙手或几席以奉之，則為經典的「典」，甲骨文𠂔作𠂔，金文作𠂔，演化之跡很明顯。《說文》：「𠂔，五帝之書也。冊在丌上，尊閣之也。莊都說，典，大冊也。𠂔，古文从竹」。引申指以典冊記錄。用典王令，言以著錄永存周王的冊命賞賜。

14 𠂔𠂔作𠂔（作）周𠂔公𠂔葬𠂔。𠂔，本象以刀刻卜文為勞作之形，後加人旁為「作」。公字，甲文作𠂔，上从八（分也、別也）下从口（土地範圍）或口（表器皿之口），以會未分的公用地或

器物。𠂔小篆訛變，遂稱「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為公。」周公，當為邢侯先父，繼承祖先封地，代代為「周公」。彝字象背縛禽鳥割喉敵血祭祀之形，祭拜均有定期常態，故引申為常義。𠂔（作）周公葬，作此宗廟常器以祭祀先父周公。

結語

本銘「邢侯」是西周早期邢國的國君，封地在今河北省邢臺市境內。時代約在周昭王時期。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周公」是第一代周公，姓姬名旦，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即位後，加封周公之子至邢地建立邢國，為邢侯。銘文中的「周公」是邢侯之父，當為「周公旦」的嫡傳後嗣，襲封了第一代周公的爵稱。

邢國地望在河北邢臺。一九七八年河北省元氏縣西張村發現一座古墓，墓中發現〈臣諫簋〉，銘文之「邢」即邢國，地望在今邢臺。一九八九年邢臺市召開研討會，學者指出，邢臺是先商文化的重要發源

地，為「祖乙遷于邢」的商代都城，也是西周邢國都城。一九九〇年在邢臺南小汪遺址發現豐富的西周文化遺存，出土一片西周時期邢國甲骨文，確定了邢國地望。

〈邢侯簋〉的發現地，前舉傳振倫說出於河北中丘。一說一九二一年間盜墓者在邢臺的邢侯墓中盜得，賣到洛陽古董市場，被當時英國籍的希臘巨富購得。另有一說〈邢侯簋〉與〈康侯簋〉同藏於圓明園，被英人掠去，則恐為臆傳。一九九三年代在河北邢臺輪胎廠擴建工地上，發現大面積墓葬群，經發掘為西周邢國墓地，葬有十數代邢侯，惜大多遭嚴重盜掘。此墓群的發現，證明〈邢侯簋〉極可能出土於河北邢臺輪胎廠區邢侯墓群，流傳到河北中丘（今邢臺市內丘縣），又流傳至河南洛陽售予英國人，然後遠渡重洋到倫敦，一九二九年被正式著錄於《猷氏集古錄》第一集，一九三〇年國內始見銘文摹本（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一九三五年《猷氏集古錄》所載被轉刊於日本（梅原末治《歐美蒐儲支那古銅精

難推斷。

唯諸家釋文皆漏列第五行的「冬（終）」字重文，本文由彩銘照片中確認，並補正第六行「追」字下的「止」旁，改訂全銘為六九字，於〈邢侯簋〉銘文的真相實貌，當亦不無絲毫學術意義。

遙想當年，一九三五年，淒冷灰濛的倫敦冬天，莊嚴與傅振倫在皇家藝術研究院裡，赫然發現一件精美銅簋，腹內有長篇銘文，莊先生經允許捧起了這簋，仔細清理、上白芨說水、覆紙、捶打、拓包上墨：，留下細緻的銘文墨拓，帶回中國。這該是〈邢侯簋〉離開故國後，首次的音問返鄉吧！

時光荏苒，忽忽八十年，西周〈邢侯簋〉隨本次「另眼看世界——大英博物館百品特展」，又翩然來到國人眼前，前一檔「雙溪雅集——兩岸三院同人書畫交流展」，莊嚴先生的許多作品在此展陳，其精神氣象也恍若猶在此間，八十年流金歲月、一萬里間關歸來，在展櫃前細諦〈邢侯簋〉，那年輕的莊老夫子，探頭簋內、手持拓包、輕揚銘文的景致，便不自主地飄來眼簾。拋開理性的學術研究，這器物的遇合與人世滄桑的八十年，也令人有股莫名的感動：。

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覽處

註釋

- 參一九九七年河北省文物局主辦的《文物春秋》第一期傅振倫先生《西周邢侯簋銘》文。
- 依「夏商周斷代工程」訂年西周早期諸王年表：武王：西元前一〇四六至前一〇四三，在位四年。成王：前一〇四二至前一〇二二，在位二年。康王：前一〇二一〇至前九九六，在位十五年。昭王：前九九五至前九七七，在位十九年。
- 參拙著〈泥條製銘與西周金文書風〉，收錄於《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國立故

- 宮博物院，二〇一一。
- 有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四四八、二（稱彝，一九三〇，銘文摹本）、梅原末治《歐美蒐儲支那古銅精華》二、一〇三（一九三三）、三五，有器影圖象）、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錄二〇考三九（一九三五）、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拓本》七·五〇·一（稱彝，一九三五）、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六·五四·二（一九三七）、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冊頁二八二圖版三下（一九四一年，有器影圖象）、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三）七三頁

- （一九五五）、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一九五七）、容庚與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一九五八）、巴納與張光裕《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彙編》九六（一九七八）、嚴一萍《金文總集》二七六四（一九八三）、社科院《殷周金文集成》八一〇四二四（一九八四）、一九九四）、馬承源等《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一·六六（一九八六）、《中國青銅器全集》六·三四（一九九五）、一九九八）、吳鎮烽《金文通鑑》〇四六三一（二〇〇八）。

- 參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文分四句之說。

太清
觀書

護帙有道

古籍裝潢特展

THE DAO OF BOOK PROTECTION

Special Exhibition on the 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Binding and Decoration

2014 12/27 - 2015 6/28

陳列室 Gallery 104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